



十天机 十二宫

1

TIANJI
SHIERGONG

王超◎著

诡局

十二个神秘组织，十二年忍辱负重
身经百劫的佳公子，悲天悯人的涅槃路

天机十二宫 1

—诡局—

王超 ◎ 著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机十二宫 . 1, 诡局 / 王超著 . -- 海口 : 海南出版社 , 2018.7

ISBN 978-7-5443-8400-1

I . ①天… II . ①王…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6005 号

天机十二宫 (1) · 诡局

作 者: 王 超

监 制: 冉子健

丛书策划: 冉子健 刘军民 陈 娟

责任编辑: 孙 芳

策划编辑: 朱庭萱

责任印制: 杨 程

印刷装订: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 蔡爱霞 鄢亚楠

出版发行: 海南出版社

总社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北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黄厂路 3 号院 7 号楼 101 室

电 话: 0898-66830929 010-64828814-602

投稿邮箱: hnbook@263.net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23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43-8400-1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目 录

序 章	杀戮	001
第一章	鲜衣怒马少年郎	003
第二章	孤山小楼冷待客	008
第三章	态度决然验焦尸	015
第四章	焦尸暗藏命案中	021
第五章	深巷大战险中胜	028
第六章	扑朔迷离案中案	033
第七章	事情突变牢狱灾	039
第八章	消失无踪身成迷(上)	046
第九章	消失无踪身成迷(下)	051
第十章	恶鬼在背阎王殿	056



第十一章	无头尸身化焦灰	061
第十二章	针尖麦芒刺对刺(上)	066
第十三章	针尖麦芒刺对刺(下)	072
第十四章	无处可寻案难查(上)	078
第十五章	无处可寻案难查(下)	083
第十六章	双双遭难生死关(上)	089
第十七章	双双遭难生死关(下)	095
第十八章	尾·戏	101
第十九章	义字当头命何轻	107
第二十章	荒村死尸疑鬼案	113
第二十一章	过招	118

第二十二章	诡案	123
第二十三章	线索追踪（上）	128
第二十四章	线索追踪（下）	133
第二十五章	玄机	139
第二十六章	仙狐	144
第二十七章	玄而又玄	149
第二十八章	尸堆	155
第二十九章	八方移阵	160
第三十章	山神	165
第三十一章	冒名	170
第三十二章	智、庸、诈	175
第三十三章	火烧冰河	180
第三十四章	恶魔的交易	185



第三十五章	陷害	190
第三十六章	没有退路的人生	195
第三十七章	解密	202
第三十八章	悲·戏	211
第三十九章	孔明灯	216
第四十章	死而复生隐何秘	222
第四十一章	精彩绝伦堂断案（上）	228
第四十二章	精彩绝伦堂断案（下）	234
第四十三章	以退为进计中计	240
第四十四章	芙蓉小姐芙蓉栈	245
第四十五章	尸体的秘密（上）	250
第四十六章	尸体的秘密（下）	255
第四十七章	执棋在手何落子（上）	260

第四十八章 执棋在手何落子（下）

264

第四十九章 美人心机 270

第五十章 帝王威 276

第五十一章 荒宅 282

第五十二章 疑云 288

第五十三章 兵乱 293

第五十四章 棋手、棋子 299

第五十五章 决裂 306

第五十六章 万险之境 312

第五十七章 终·局（上） 319

第五十八章 终·局（下） 325

序章 杀戮

杀戮。

疯狂的杀戮。

山贼骑马纵横、肆意狂笑的手起刀落，沾血的刀刃不断地劈砍仓皇乱跑的犯人，一个又一个的犯人倒在血泊中，挣扎着死去，他们至死都不明白这些山贼为何劫杀他们这群身无长物、发配流放之人。

五名负责押解犯人的衙役早已断气身亡，尚且苟活的犯人拖着锁链拼命地乱跑，唯独有一个少年犯人盘膝坐地、一动不动，他漠然的目光凝视着这群肆意屠杀的山贼，沾着泥渍的稚嫩面孔看不出一丝的情绪，似乎身边的杀戮与他无关，只有摁着膝盖的双手微微颤抖，生死攸关，少年自然恐惧，可他知道与其他人一样逃窜必死无疑，他只能强迫自己冷静。

山贼头领并没亲自参与屠杀，坐在马上惬意地欣赏这群在生死边缘垂死挣扎的人们，少年的镇定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骑着马走到少年面前，弓了弓身子，居高临下地凝视着少年，笑意正浓。少年缓缓抬起头，直视着山贼头领的眼睛，眼神中没有丝毫的惧怕。

五名衙役、几十名犯人已全部被斩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名山贼举起鲜血淋漓的刀正准备朝少年砍下去。

山贼头领抬手制止，盯着少年，好奇地问道：“你为何不跑？”

“比起这个，你应该更好奇为何会有人想要我们这些流放之人的命吧？”少年不答反问道。

“为何？”

“呵呵……”

少年微微一笑，继续说道：“比起这个，你应该更想知道找你办事的人见事情办完，是杀了你灭口还是付给你银子吧！”

山贼头领眉心紧缩，他明白少年话中意思，一开始他就觉得此事古怪，有人找上门，以白银千两让他们屠杀路经此地的发配流放者，保证不留活口，这摆明就是杀人灭口，可银子摆在面前，他觉得此笔生意可做，便答应下来，现在不得不掌握些底牌。若真有意外，他便拿出少年这张底牌；若没有，再杀少年也不迟。

“带走。”

山贼头领吩咐了一句，扯着马缰绳掉头回山寨，少年被一名山贼拽拉跟在后面；到了山寨，少年被丢进满是乱石的废弃石屋，被钉在巨石里的锁链锁住双手。

山贼离开，少年确定无人，捡起一块石头，将锁着锁链的手放在巨石上，朝手虎口部位狠狠地砸了下去。

“咔嚓！”骨头错位，鲜血直流，少年痛得青筋直冒、冷汗直流，他紧咬牙关，愣是没发出一声，忍着疼痛将错位的手从锁链中抽出来，用另一只手掰回错位的手骨，如法炮制砸向另一只手的手骨，将手抽出来。

少年用牙齿撕开身上破烂的衣服，艰难地包裹住满是鲜血的双手，走出石屋，这才发现山寨已大火四起，一具具山贼的尸体倒在血泊中，少年忍着疼痛笑了笑，一步步艰难地走出山寨……

第一章 鲜衣怒马少年郎

天水街是武邑县最繁华的街道，商铺林立，妓院、赌场、客栈应有尽有，每日都车水马龙、人流涌动，今日最为热闹，是因为兴隆赌场开张。

兴隆赌场老板袁超是武邑县黑道首屈一指的人物，黑白两道不少人前来捧场，自然门庭若市。开张庆典极为热闹，欣赏完舞狮，人们都陆陆续续走进赌场大展身手，围在赌场门口的观客少了很多，原本站在人群中不扎眼的少年一下子进入眼帘，少年双臂环抱着一把破旧的剑站在赌场门前，他神情漠然、一动不动，活像一尊雕像。

赌场门口的两名招呼客人的汉子注意到少年，神情一变，相视一眼，其中一人飞快跑进赌场，不一会儿，一名身材魁梧的汉子带着数十名手持兵刃的汉子走出来。

“陈十六。”领头汉子眯着眼睛凝视着少年，冷冷威胁道，“今日我大哥的赌场开业，你若有兴趣玩两把，我们欢迎；若敢闹事，老子定让你有来无回。”

陈十六没有赌钱的喜好，老大霍天与袁超水火不容；两个帮派多次血拼，这家赌场也是彼此争抢，最后落入袁超手中，霍天不想让袁超开张顺利，陈十六来的目的就是为闹事。

陈十六淡淡瞥了汉子一眼，没有说话，迈着步子走向赌场。经过汉子身边，汉子伸手摁住陈十六的肩膀，令陈十六停了下来，气急败坏地吼道：“陈十六，你他娘的别敬酒不吃吃……”

汉子话音未落，陈十六手中的剑已经出鞘，身影一闪，利落的一剑划过了汉子的手腕，果断、冷酷地割断了汉子的手筋，汉子惨叫，其余汉子

见状，纷纷挥着手中的兵器朝陈十六砍去，陈十六抬手一剑挑开砍来的兵刃，身影一闪，冲向赌场。

“杀了他，给我将他碎尸万段。”

汉子捂着满是鲜血的手腕，气急败坏地嘶吼，与众汉子冲进赌场，赌场内的打手也手持兵刃冲过来，陈十六跳到赌桌上警惕着四周随时冲上来的打手，他来之之前便考虑过其中危险，但真正身临其境才明白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危险。

“诸位，稍微等一下，一点小事，很快处理好。”

袁超走来，安抚惊慌的客人，见客人冷静下来，他阴冷的眸子盯着陈十六，淡淡说道：“陈十六，你还真不怕死，一个人来砸场子，哼……霍天手底下不会就你一个人了吧！”

“我一人足矣！”

陈十六淡淡回了一句，冷冷扫视了一番在场赌客，威胁道：“我的剑不长眼，不想死的赶紧滚。”

这些赌客只是为了赌钱，武邑县的赌场这么多，哪里赌不一样，怎会拿性命开玩笑？一些前来捧场的道上人士不愿插手霍天、袁超之间的争斗，得罪谁都不好过，还是走为上策。转眼间，赌客跑了大半之多。

袁超脸色狰狞起来，低声吼道：“抓活的。”

赌场打手立即朝着陈十六冲了上去，挥舞着兵刃砍去，陈十六出剑凶猛，却无招式可言，很快漏出破绽，他身法灵活，可赌场打手实在太多，几刀同出，便封住了陈十六退路，若非袁超抓活的，恐怕他早已被乱刀砍死，纵然如此，不到半炷香的时间，他已身中数刀，浑身鲜血，狼狈不堪。

“呼……”陈十六被逼到墙角，喘着沉重的粗气，冷冷凝视着面前数十名随时冲上来的打手，他已无路可走，若是帮派兄弟再不杀进来，他真的要死在这里。就在此时，一群汉子手持兵刃冲进赌场，见人就砍，袁超等人心中一惊，这才明白上当了，手下立即护送袁超从后门离开。

陈十六终于放下心，长长呼了口气，双腿再也无法支撑，一屁股坐在地上。

一时间，两方激战起来，不消片刻，赌场里的打手死的死、逃的逃。

霍天爽朗大笑着走进来，满意地称赞道：“十六，我果然没看错你，

这招真是厉害，重重有赏。”

“谢帮主。”

“来人，带十六去医馆。”

霍天下令，立即有两名手下搀扶着陈十六离开赌场，去医馆疗伤。

医馆的病人不少，大多是跌打损伤的出劳力的汉子，另外便是小病小恙的妇人、孩童，都是普通老百姓。陈十六浑身是血，又由两名带着沾着鲜血兵刃、表情凶狠的同伴搀扶进来，大吵大嚷着让大夫先行医治，谁也不敢阻拦、多说。

陈十六被扶进内屋，大夫紧张地为其清洗伤口、缝合，陈十六痛得冷汗直流，咬着牙不发出一丝声响。

外面两位上了年纪的妇人搂着孩子正家长里短地闲谈。

“昨天那场大火真是吓人，将徐家的宅子烧了大半。天不亮，捕快、衙役就到了，说徐家的公子被烧成干尸了，全身漆黑，连模样都看不出来。”

“哪个徐家？”

“还能是哪个徐家，就是那个考了几次都没考上秀才的徐麟栋家呗！”说话的老妇人停了一下，继续说道，“这徐家不知触了什么霉运，这才一年，先是徐老爷跟夫人过世，现在连唯一的儿子也死了，这么大的家业不知道落到谁手里。”

徐麟栋？陈十六听到这个名字，不由一愣，不顾大夫正在缝合伤口，猛然起身，走了出去，大夫跟在后面焦急地大喊：“伤口，伤口，还没缝完呢！”

“你说徐麟栋死了？”

陈十六不理大夫，走到两名老妇人面前，着急地询问。那俩老妇人吓了一跳，战战兢兢地点头，小声说道：“昨晚被火烧死的。”

.....

徐家宅子，大门四敞。

陈十六来得匆忙，身上的血衣都没来得及换，可到了徐家大门前，他不由停下了脚步，脑海中不由浮现出那日与徐麟栋争执、绝交的场景，如

今徐麟栋已死，自己以何种身份前来祭拜？陈十六正犹豫着，大堂的争吵声传来，徐麟栋父母一年前先后过世，徐麟栋昨夜失火而死，怎么会有人在他家中争吵？陈十六疑惑地走了进去。

“这个宅子姓徐，哪轮得到你们外姓来分？”

“徐二叔，话不能这么说。当年我姐姐嫁给姐夫，只有几片瓦屋，你分家出去还没有这宅子，这宅子是我姐姐、姐夫打拚挣下来的，现在姐姐、姐夫入土，麟栋出了意外，我们自然有权分到家产。”

“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这家宅子姓徐，就只能归我们徐家，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赶紧滚，再不滚，我去县衙报案。”

陈十六听着争吵声，已走到大堂门口，里面十几人争吵不休，其中几人陈十六见过，徐麟栋的二叔以及堂哥、堂弟，另外，恐怕便是徐麟栋母亲那边的亲戚，徐麟栋才刚死，都还没入土，他们就开始争夺财产，实在面目可憎。

“不用去县衙报案。”陈十六走进大堂，淡淡地说了一句，立即引来这些人的注意力，不等这些人开口，陈十六将手中沾满鲜血的剑一亮，冷冷说道：“再不滚，我手中的剑就不客气了。”

“陈十六，别以为你在帮派混就无法无天，这是我们徐家的家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

“啪！”陈十六手中的剑一挥，落在说话者的肩膀上，那人吓得愣生生将后面的话咽了回去，满脸恐惧，一动不动，他是徐麟栋的堂兄，知道徐麟栋与陈十六的关系，也知道陈十六如今在帮派混，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滚。”陈十六冷冷地说了一句，一群亲戚吓得逃也似的跑了，只留下徐麟栋家的管家刘伯。刘伯唉声叹气地摇头，说道：“真是造孽啊！少爷的尸体刚从县衙运回来，连棺木都没打造，他们就来抢夺财产。陈公子，我替少爷谢谢你。”

“我想去祭拜一下徐大哥。”

“陈公子，这边请。”

刘伯带着陈十六走到前堂厢房，棺木尚未送来，徐麟栋烧焦的尸体摆放在一张木板上，尸体几乎烧成焦炭，看不出一点模样，陈十六无法想象到底多大的火能将人烧成这样。尸体双手的姿势非常奇怪，呈张开、高举

之状，陈十六悲痛地祭拜完徐麟栋，转头对刘伯问道：“刘伯，县衙那边怎么说？”

“什么怎么说？”刘伯不解地问道。

“徐大哥真的死于意外失火？”

“县衙那边是这么说，仵作验尸，说少爷口、鼻、体内有熏烟，表示少爷在大火中丧命，应该确定是死于意外失火。”刘伯认真回道。

“昨晚失火，你没听见徐大哥的叫声？”陈十六疑惑地问道。

“没有。”

刘伯摇了摇头，说道：“昨晚少爷喝得醉醺醺的回来，回来后还让我陪着喝，我又陪着少爷喝了点酒，见少爷睡了，我也有点醉了，就把少爷送回房间，自己也去睡了。直到外面有人喊叫，才醒来，天都亮了大火才扑灭，少爷烧死了，都怪我，早知道就不喝那么多酒了。”

“你送徐大哥回房间？”

“是。”

“徐大哥房间起火的原因是什么？”

“油灯歪了，烧起来。”

“你离开房间没把油灯熄灭？”

“我记得熄灭了，可仵作检查说起火的原因是油灯，我当时喝得有些晕，也想不起来到底有没有把油灯熄灭。”刘伯表情痛苦、自责，似乎为了良心稍微好过些，继续说道，“衙役们说也或许是少爷起夜，自己点了油灯，又睡回去忘记熄灭了，唉，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

陈十六安慰了一下刘伯，离开了徐家。他沉思着走在空寂无人的街道上，不知为何，心里总觉得徐麟栋家的这场大火有问题，可他打人杀人还行，这种用脑破案的事情真是不擅长。

破案？陈十六脑海中猛然想起一个人，他听闻过的一个人，传闻此人断案如神，只要对案件有疑问者便可求助于他查明真相，只不过此人性情古怪，让他出山必须付出极大的条件。

第二章 孤山小楼冷待客

悠然孤山，遍地竹林，所寻之人便住在这竹林之间吧！

陈十六连赶了一天一夜的路，精神略显疲惫，可步伐却没慢下来。又走了不久，前面出现一座石拱桥，山涧清水缓缓流淌，一座草房映入眼帘，陈十六脸上泛起喜悦之色，走过石桥，到了门前。

竹门敞开，小小的庭院中站着四个汉子，脚边还有两个大箱子。陈十六探了探头，庭院一角，搭着小小的凉亭，两人对面而坐，正在饮茶，其中一人看似五六十岁，一身华丽服饰，坐姿庄重，一看便是不俗之人，却隐约能感觉到此人极力表现出讨好姿态；另一人看上去二十七八岁，手持茶壶行云流水般地沏茶，他抓着茶壶的手的虎口部位有一道狰狞的伤疤，此人举止儒雅，似乎将沏茶当成一门艺术。

“在下恳请沈先生出山相助，查出杀死我儿的凶手。”衣着华丽的老者态度恭敬地说道。

“喝茶。”

沈爻沏了杯茶，端到老者面前，示意了一番，见老者端茶饮用，继续说道：“程老先生应该知道在下的规矩吧！”

“知道，知道。”

程老先生着急忙慌地饮了口茶水，放下杯子，激动地说道：“在下带来白银千两。”

白银千两？陈十六心中咂舌，想到自己全身上下只有几十两银子，这位沈先生会出山帮忙查清徐麟栋的死因吗？

“千两白银，程老先生果然出手阔绰。”沈爻笑了笑，优雅地端起茶杯

饮了口，缓缓说道：“比起千两白银，在下只对程氏的五雷天印掌有兴趣。”

程老先生脸色一下子变了，五雷天印掌乃是他们程家不传绝学，程家正是因有此秘籍才在江湖中闯出些威望，这沈爻的胃口也太大了。若是别人，程老先生早就暴怒，可儿子被杀已过半月，没有丝毫线索，他只能将所有希望寄托给这位传闻破案如神的沈爻了。

“沈先生，五雷天印掌乃是我程家不传绝学，若交与先生，实在愧对祖宗。我儿无故被杀，还希望沈先生能体谅我这个做父亲的。”程老先生极力摆出恳请姿态，说道。

“你儿被杀与我何干？”

沈爻不耐烦地回了一句，冷冷地下逐客令道：“若拿出五雷天印掌，我便帮你查出凶手；若不能，另请高明。慢走，不送。”

“沈爻。”程老先生极力压制住心中愤怒，冷冷说道，“我诚心诚意恳请你帮忙，你竟如此强人所难。”

“你求我，我便帮你？”沈爻轻蔑一笑，继续说道，“强人所难？我已提出条件，选择权在于你，我又何尝逼你？”

“真的不能商量吗？”

“不能。”沈爻果断拒绝道。

“好，好，好。”程老先生连说了三个好字，猛然站起身，大袖一拂，转身就走，走了两步停了下来，连头也没转，冷冷说道：“希望沈先生永远求不到我程某人。”

程老先生说完，愤怒地离开，庭院的四个汉子架着两箱白银也跟着离开了。

陈十六目送程老先生几人远去的身影，扭头望了望坐在凉亭饮茶的沈爻，犹豫了片刻，走了过去，双手抱拳，说道：“沈先生，在下陈十六，特来恳请先生出山调查一场火灾真相。”

“可知我的规矩？”

沈爻淡淡问了一句，目光没有离开面前的茶壶，双手娴熟地沏茶，陈十六微微抬起头，这才发现沈爻两只手虎口部位都有一道狰狞伤疤，也不知这两道伤疤怎么来的。

“听闻一些。”陈十六收回思绪，认真回了一句，缓缓从怀里掏出钱袋

放在石桌上，说道，“这是在下全部家当。”

“多少？”沈爻瞥了一眼钱袋，随口问道。

“三十五两银子。”陈十六不卑不亢地回道。

“刚才程老先生带来多少白银你可听到？”

“千两白银。”

“程老先生带来白银千两，我都不出山，你区区白银三十五两就想让我出山？”沈爻轻蔑地笑了笑，问道。

“千两白银对于程老先生九牛一毛，这三十五两银子乃是在下的全部家当，在下为查明失火真相能倾其所有，程老先生则不肯。”陈十六回道。

沈爻沏茶的双手停了下来，缓缓转过头盯了陈十六几息时间，笑了笑，又将头转过去，认真沏茶。陈十六心中茫然，不解沈爻是何意，正要开口，沈爻缓缓说道：“果然有些心思，这三十五两银子对于一个打手来说确实可算得上攒了几年的全部家当，可银子就是银子，在我眼中，没有赚银子的艰难与轻松，只有多与少。拿上你的银子，离开。”

“沈先生。”陈十六不甘地喊了一声，可沈爻不为所动，端起茶杯饮了口茶，完全不搭理。陈十六猛然拔剑，架在沈爻脖子上。

沈爻面色如常，惬意地饮完茶，缓缓地将杯子放在石桌上，扭头望着陈十六，笑着开口道：“你想杀我还是想逼我？”

“只希望沈先生能出山相助。”

“你杀不了我，更逼不了我，世上没人能逼得了我沈爻。”

沈爻越说语气越发冰冷，身上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杀气，令陈十六有些恐惧、慌乱，沈爻似乎洞悉陈十六内心的恐惧，继续说道：“更何况还是一个小小的打手，刚受了伤的打手。”

沈爻说完，无视脖子上架着的利剑，继续沏茶，似乎任何事都无法阻碍他享受沏茶、饮茶的乐趣。陈十六内心震撼，茫然地收起利剑，反应过来，连忙单膝跪地，恳求道：“在下鲁莽，请沈先生别见怪，恳请沈先生出山相助。”

“威胁我没用，求我也没用，我这人向来铁石心肠。”

“沈先生。”陈十六不甘地喊了一声，可沈爻听而不闻，继续沏茶、饮茶，完全将他当成空气。一时间，陈十六不知该怎么办，这沈爻简直软硬

不吃、油盐不进，可他又不甘心如此一走了之。

当年他年仅六岁，沿路乞讨，终日受欺，差点饿死，幸得徐麟栋慷慨施恩，不仅给自己饭吃，还给自己栖身之所。陈十六不仅把徐麟栋当作恩人，还将他当作朋友，纵然后来两人因陈十六加入帮派产生分歧而分道扬镳，可陈十六心中一直感恩徐麟栋，如今徐麟栋死于大火，他必须查明大火是意外还是人为，这才是好友之间的情义。

“陈十六再次恳请先生出山相助，在下愿为先生做任何事。”陈十六抱拳说道。

“任何事？”

沈爻端着茶杯的手停了下来，微微转过头，嘴角流露出戏谑的笑容，玩味的目光盯着陈十六，幽幽说道：“那你便去杀了刚才那人。”

“好。”陈十六爽快地应了一句，起身提剑离去。沈爻放下手中的茶杯，目视着离去的身影，嘴角的笑容愈发浓厚。

身上有伤，又赶了一天一夜的路，陈十六早已筋疲力尽，可他知道这是唯一能让沈爻出山的机会，就算拼死也要争取。杀人，他早已习惯了，只要对方不是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他便没有任何纠结、负担，他早已适应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更何况杀人。

程泰一行人速度不快，半炷香后，陈十六便追上，纵身一跃，跳到程泰面前，挡住对方去路。程泰刚在沈爻那吃了闭门羹，憋了一肚子火无处发泄，又被一少年挡道，此时杀人的心都有，可他在江湖中多少有些名气，涵养还是要保持，程泰极力压制心中愤怒，笑道：“这位少侠，此举意欲何为？”

“杀你。”

陈十六冷冷回了一句，直接抽剑，直奔程泰，凌厉的一剑朝着程泰的胸口刺了过去。程泰如何也没想到这少年说动手便动手，错愕半许，心中的愤怒如火山喷发，当即暴怒，身影一闪，躲开陈十六的一剑，双手化掌，与陈十六激战起来。

远处。

沈爻站在一块巨石之后，神情漠然地凝视着激战的两人，喃喃自语道：“五雷天印掌不过如此！”